

津南區志

天津市

THE ANNALS OF JINNAN DISTRICT, TIANJIN

Compiled by The Annals Editorial Committee of Jinnan
District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天津市津南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津 南 区 志

天津市津南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责任编辑：张月光 王翔

彩照设计：张承娟

封面装帧：张 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津南区志/李忠诚主编:天津市津南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12

ISBN 7-80563-782-2

I. 津… II. ①李… ②天… III. 地方志 - 天津 - 津
南区 IV. K29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1999)第 49873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荣长海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300191

电 话:(022)23668122

印 刷:南京四彩印刷厂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64

字 数:146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定 价:188 元

《津南区志》审批验收领导

李盛霖 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文华 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罗远鹏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孙海麟 天津市副市长

张永根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陈洪江 天津市政府秘书长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志编缉部

总 主 编 郭凤岐

副 总 主 编 赵继华

编 辑 王 翔

英 文 翻 译 孙 岳

英 文 审 定 董 守 信

参加《津南区志》评稿的领导、专家、学者

(1998年2月9日)

- 黄炎智**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郭凤岐 中国地方志协会副秘书长、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编审
来新夏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顾问、南开大学教授
潘镇贵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副主席
曹振武 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民俗学会会长
陈振江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顾问、南开大学教授
翟乾祥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韩嘉谷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顾问、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杨自翔 南开大学教授
徐华鑫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顾问、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张 绥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之望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况清楷 天津市农业办公室高级农艺师
赵继华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处主任、副编审

津南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1991年1月～1994年6月)

主任委员 李永安(1991.1～1993.8)

何荣林(1993.8～)

副主任委员 张凤祥(常务) 郝学全(常务) 陈贵良
任恩川 王世宏 陈翟生 袁俊涛 钱延年

委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刁艳庆	王伟良	王好科	王信友	王化岐
王宝衡	刘玉柱	刘永茂	刘长周	刘运良
刘树起	刘景虞	田汝良	冯相图	吕恒泰
任德光	关庆江	孙建立	孙学栋	李克明
李世孝	李双谱	邢景成	邢凤台	狄凤兰
宋士文	肖义起	宋长泰	张连起	张凤坡
张学洲	杨 蕴	杨丕显	杨世芝	杨劲松
邱贵岭	周瑞峰	周凤树	邵晋祥	赵世勋
赵秉楷	赵树源	顾金才	柴寿福	高承德
唐盛诗	郝洪福	谢春芳	郭泽民	郭建楚
郭天保	崔连起	薛震海	薛世杰	潘文达
燕文义	戴洪林			

津南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1994年6月~1999年2月)

顾 问 刘晋峰 周汝昌 来新夏

徐华鑫(1995.11~)

名 誉 主 任 左 明(1994.6~1995.2)

主 任 何荣林

常务副主任 常洪友 董乃倩

副 主 任 李庆华 吕广发 许金雍 高承德 赵世勋
刘海岭 郝洪福 杨丕显 于国松 杜金星
马春祥 邢凤台 王同明 宋士文 顾金才
曹洪香 郭泽民 陈翟生

委 员 张平发 姚奎彦 薛震海 柴寿福 申日光
刘源泉 王伟良 郭建楚 任德光 刘玉柱
刘长周 冯云和 于庆生 赵宗礼 潘文达
邢纪武 顾行友 孙建立 王子恒 张连起
任守林 周瑞峰 郭有富 董桂珍 冯相图
王连恒 张凤坡 李世孝 邵晋祥 杨 蕊
徐庆海 周凤树 张金良 崔连起 朱月华
李丛田 高树森 王洪涛 谢春芳 肖义起
刁艳庆 陈常友 关庆江

秘 书 长 王洪涛(1994.6~1994.9)

李忠诚(1994.9~)

津南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1999年2月~)

顾问 刘晋峰 周汝昌 来新夏 徐华鑫

名誉主任 何荣林

主任 郭天保

常务副主任 孙希英 刘树起

副主任 李庆华 沈炳琰 杨家环

委员	申日光	邢纪武	崔 强	宋建华	李树义
	王伟良	杜金星	冯云和	韩连义	朱月华
	孙宝顺	吕广发	王子恒	王秀生	郭建楚
	薛世杰	吴炳喜	周文莹	刘海岭	刘子明
	朱世超	孙建立	徐凤义	刘淑琴	刘新军
	薛恩树	杜玉林	郭有富	赵燕城	马春祥
	吴颖世	刘义民	赵 绩	李丛田	邢景成
	李世孝	刘维章	张平发	刘源泉	陈桂萍
	贾淑琴	赵宗礼	刘宝成	徐宝光	宁培鹏
	何瑞章	王洪涛	阎俊生	任守林	张凤坡
	王连恒	王 侃	李忠诚	李 宏	苏贵军
	任德光	张连起	崔金和	龚伯生	金建国
	王金禄	时玉成	张永光	尹学福	刘义泉
	张贤海	刘凤禄			

秘书长 李忠诚

津南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王伟良(1991.1~1992.3)

任德光(1992.3~1994.4)

王洪涛(1994.4~1994.9)

李忠诚(1994.9~)

副主任 任德光(1991.1~1992.3)

张仁发(1991.1~1992.3)

《津南区志》编纂人员

主 编 何荣林

执行主编 李忠诚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德萍 刘景州 程绍先

编 辑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起敏 王文锦 刘德香 李仁会 张 涛
张 艳 黄永健

分 纂 人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起敏 王文锦 王信友 王德萍 刘德香
李仁会 程绍先

撰 稿 人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金祥 马起敏 王连恒 王信友 王瑞华
王德萍 孙凤飞 刘虎臣 刘景州 任德光
杨自翔 李仲义 李秋华 范骏鸣 徐华鑫
郭英义 程绍先 薛震海

序

海河右岸，是我嘉区。何云“右岸”？盖海河自三岔沽曲折东南流，入于渤海，自卫城而循河向海，则河之东南一侧，正为右方——此与我国地理传统以左称东、以右指西者小异，应加区辨。且此“右岸”也，市区已有“河西”之名，不相混同，凡此俱非难晓。但难晓却在“海河”，河何以谓之“海”？取义安在？这似乎从来不曾成为一个问题。一般理解，以为海河者，因是入海之水也，别无奥义。然而，即以渤海而言，其周岸诸区，入海之水岂止单流而独注，又何以此河乃以海为名？故知“海河”本义，原不在此。海河古名直沽，应可上溯唐季。自从宋与辽分，“杨六郎（本名延朗，后人避帝讳改称延昭）把守三关口（高阳关、瓦桥关、益津关，皆今河北省境内）”，而海口以西实以直沽为界（亦如扬子之为“天堑”），而大宋军民遂名之“界河”。“界”古音如“盖”(gai)，今南音犹然未改。中国语言音韵学早知j、g二母通转之规律——例如“轨”从“九”，“概”从“既”，“窖”从“告”……皆是。然后则g、h二母又复通转，例如“洪”之从“共”，“浩”之从“告”，“河”之从“可”（歌之古字）……，以及“红”之与“工”，“槐”之与“鬼”例不胜举，皆是g、h二者之通转。于是“界河”历久声转为“海河”。以上为简言。如再细研，

也可知：历史知识昭示吾人，自古黄河屡经改道，以至北趋而夺直沽以入渤海，至北宋庆历时，直沽还曾成为黄河北道尾闾的最末（东端）的一小段河身。缘是之故，此方人民又称之为“改河”——而“改”、“界”古实同音。这样推考，可悟海河一名，其历史变化应为：直沽——改河——界河——海河。这就说明我们今日习以为常言的“海河”一名，其内容涵蕴丰富，至少包含了三层要义：黄河水利、交通、文化，宋、辽民族政治、军事、海洋资源、漕运——这三大方面的巨大历史地理课题，其内涵与影响，远非通常口言“海河”之人所能想象与思维。

懂得了海河，方能进而谈她的右岸。右岸即是东南岸，则时至“杨六郎时代”，我区之人还是大宋之民，而非契丹之属。如此，又可明了：界河右岸，泥姑（沽）、三女等古砦（戍守之所）皆列在此岸之边，犹如雁阵成行，形势紧要。——而到金之“直沽寨”，则在大直沽地方，是为“左岸”了。疆域分明，一丝不差。此地村民父老，下象棋画个棋盘（古曰棋枰）中间总是要写上“两国交兵 黄河为界”犹存宋时遗俗。这又说明了一个现象：我们“右岸”口语称“海下”，“左岸”却不同称。早期的诸“沽”，左岸为多，而右岸沽少“港”（航）多，分别痕迹也甚明显。以上这一切是了解本区特点、特色的首要课题，所关至重。

讲明了以上各点，用意何在？就是为了表出这部区志编委会诸位的一项特大贡献——考明证实了北宋的三女砦确在本区界河右岸的双港（对此编委会秘书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忠诚先生撰有专文论证，翔实可靠）。这是一大考证奇迹！

提起三女砦，它之进入我的知识范围那是很早的，当时觉得这种名称（后又改“三河”……等等）有点儿离奇，甚至疑心史册记载未必皆实，至少怕有讹误之字样。——也认为：尽管极愿把它考察清楚确实，而多半是徒存此愿，已无可能了。还有第三种想法：那也许是别处的砦铺，与本地无关……。谁能料想，此次仰仗编委会的虔心与“神力”，竟然真把这个三女、

三河古砦寻到了——它已湮没了千年之久，无人能指，无处可以请教，也根本无人过问！我以此例，有力地说明了这一区志的出色成就，令人无限惊喜，不胜钦佩。

乡语常言，父老熟知：我们这是退海之地。其实本区不但退海地，也是河滩地。古渤海大得多，几乎河北省都是“退”出来的。麻姑亲见“东海扬尘”以及碧海生桑的神话传说，并非神话，而是“古史”——这神话使我少小时就发生美妙的遐思远想。当然，大禹的神力，疏导九河，由我们这块地方入海，也同样是我神驰意耸的另一段伟大无伦的古史故事——这两段古史造就了我们这块宝地，真是非同小可，岂容不思不考，漠然无动于衷，漫然以为等闲乎？正是原由于此，斯土方能具有她本身的珍贵性，方能在数千年来此方人民的辛劳努力下，变成了以往与当今的美好富饶之区，渔米帆樯之境。

我出生在咸水沽西头的春晖里，小时候的印象，我这所生之地真美：往南是纵横交织的溪流河汊，菜圃禾畦；往北就是远近闻名的周家同和码头，在海河“裁弯取直”之前这是个重要的吞吐地，东北的粮谷、大木料，堆满了岸边空地。母亲常说，当初老海河官船、民船与进境的洋船（叫“火轮船”）在河上往来的盛况，令我神往。这儿大部分住家皆是船户和“脚行”（装卸工）。寒舍也是“养船的”出身（后来成了“草洼子地主”，没见过什么叫“粮租”）。到了腊尾迎年之时，满村的庭院里立起了“天灯”或“鳌鱼”（大红布看风旗的艺术化），还保存着千年的民风土俗——历史的鲜明而美丽的独特画面。

咸水沽在民国时期曾是天津县所在地（地图上也曾标出，只是县署未及自市内迁置），而今为区政府之重镇——这儿在早先反而没有砦铺之设立吗？对此，我愧未能知，但据我所见的一幅清乾隆时彩绘水道详图（由京至杭，似为南巡所呈样图，连济南的72泉一个不遗）而观察，天津府城以下，唯有“酉咸水沽”（“酉”为“鹹”之异体字，误分为两个字）标绘显著，有

一墩铺形如小台，有垛口墙，上插军旗——是乃清代遗制之留痕，十分宝贵，疑至少也是明代的旧址。在同和码头，往东数步，地势稍高之处，老辈尚知旧呼“城儿上”。这大约就是古墩铺戍点的俗称吧？记之以备参考。

沽上另一古迹即是东大桥（与西大桥遥映），它建于关帝庙（明嘉靖初年，其时沽属河间府静海县）以东，老海河弯处，忽出一很宽的岔河，向南伸衍分流，将镇街（即海大道）分划为桥东、桥西两半，桥即飞架于岔河之口，巍巍凌空拱起，简直不逊于《清明上河图》上的“虹桥”。立于桥上，俯视水深数丈，北望大河对岸也在几丈的低差之下，摆渡过处，只见一条小径隐约于茂密的绿树青芦之间，深远无际。岔河岸旁，扣卧着小船，腊底新正，桐油新涂，贴着大红福字，在冬日晴晖下放射着光彩……这种境界，就是本区的一大历史特点特色，是应当载入史志的桑梓风光，怎能忘却。

沧海生桑，九河汇注，皆非虚语，但哺育本区的母亲河——海河，却还有她的一道真源，即白河。自北京至通州六十里，本名大通河，后改通惠河。自通州至直沽，三百六十里，名白河，亦名潞河——海河只是白河的尾闾下梢。其源出宣府塞卫龙门所（卫、所，皆明代戍守建置）之滴水崖，流入密云县北境之石塘岭；又汇一支流，入通州境，东南流至武清，至直沽入海。白河一名白遂河，潞河又称沽水（以上分见《大明一统志》、《漕船志》、《读史方舆纪要》）。但除此之外，还不能忘记：京城西北昔时号称“万泉”，随地涌出，汇而由德胜门右入京城，经三海，为金水御河，东南出城入通惠河，而始汇为潞河沽水。由是我区之民须知：我们祖上自古饮用甜泉甘露，实乃天下之上品，神州之精液，万万不可轻视（发源之泉名古书记载详明，今不繁引）。就是这段母亲河，在宋时为边防界河，而至元代则要接纳由南北运的漕粮三百六十万石！其大木船，巨者八九千石，小者亦二千余石的承载量，当时由海口北上直抵城内（今

之什刹海);就是晚至清代,也还航道终于通州,由张家湾登陆换载。

再看《元史》,盐场制度,曾设于白陵港、三汊沽(似即小直沽三岔口)、大直沽三处置司(管理)煎办(其后始增宝坻、芦台等场,名为“越支”)。白陵港今为何地?与我区的丰财、厚财二场(明制所称)有无关系?这都是我们祖先渔盐之利的重要史迹。

我叙了这些,因为自少年时期即喜蒐辑乡邦文献(曾录成册,包括外文书籍,惜已散佚),觉得本区之人皆应识史念本;加以离开故里数十年之久,知旧而昧新,建国以后的崭新建设,日新月异,越迈往古,令人振奋,而我却知之甚少,撰序之际,偏于史而略于今,此并非无因而使然,情亦可原,阅者鉴而谅之。在我执笔为文之际,面对着巨册区志的辉煌成果,真是又惊又喜,载欣载兴!我所未知的故里一带的新貌嘉猷,灿若列眉,备呈于纸上卷间,百科咸具,万象星罗,而且条理之细密,研析之精详,远远超出了一区志的标准要求。在此基础上,故乡还要不断地群策群力,移山换水,将本来就是一片锦绣的沃土膏原,改造得更加美好富丽。

区志的诸位编修者,六载辛劳,厥功至伟至钜,拙序实不足以表其千百之一分毫,谨申敬意,亦志愧怀。

周汝昌

戊寅闰五月挥汗草讫于燕都东皋

Preface

Our district is located at the right bank of the Haihe River. What does right bank mean? It means that the Haihe River flows to the southeast from Sanchaku and merges into the Bohai Sea; Our district is in the right of the Haihe River——— we usually call the left east, right west. There is another district named Hexi that got the name from right bank. Here we must distinguish them because they could be easily confused. The confusion is the name of the river. The Haihe River, means the sea river. How did it get its name? It seems unlikely to be a problem. It can be understood superficially that the sea river means that a river flows to the sea. But, there are several rivers flowing to the Bohai Sea. How has only the Haihe River got the name of the sea river? So the Haihe River has its own profound meaning. In Tang Dynasty, the Haihe River was called Zhigu. In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Yang Liulang (original name is Yang Yanzhao) and his military troops garrisoned in three strategic passes (Gaoyang, Waqiao and Yijin). The people of Song Dynasty called the river the Border River. In ancient time, the Chinese word border was pronounced gai. Today in southern China, it is still called gai. After several centuries, the border river was called the Haihe River according to the similarity of their pronunciation. If we research it more deeply, the history will tell us: In ancient time, the Yellow River once flew through Zhigu to the Bohai Sea. In Song Dynasty, Zhigu was a part of the Yellow River. Due to this reason, the people called this river the gai river.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is river has changed its name several times in the history, from Zhigu to the Gai River, from the Gai River to the Haihe River. It indicates that the name of the Haihe River is very meaningful, at least including three meanings: water conservancy, transportation and culture of the Yellow River, poli-